

李敬泽获第二十二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 “我的文学写作标准是司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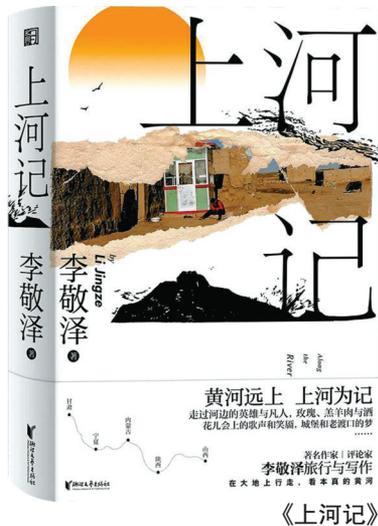
李敬泽领奖。

拥有四十年历史的百花文学奖，又一次迎来了璀璨的星光时刻。9月19日下午，第二十二届百花文学奖在天津颁出。一共有39部作品分获本届百花文学奖7类大奖：短篇小说奖(10部)、中篇小说奖(10部)、长篇小说奖(2部)、散文奖(10部)、科幻文学奖(3部)、网络文学奖(3部)、影视剧改编价值奖(1部)。在其中“散文奖”获奖名单上可以看到，李敬泽《自吕梁而下》与雷平阳《东岸的黄昏》、杨献平《张骞的道路：从西安到敦煌》、杜阳林《野棉花山》一起获得该奖项。

获奖作品《自吕梁而下》 书写漫步吕梁山脉的所思所想

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散文家，李敬泽善于从传统经典、历史深处获取营养，熔铸到当下，锻炼出非凡卓越的鉴赏眼光和写作水准，这使得他的写作，不管是散文还是文学批评，都深有来路和底蕴。至今他已出版理论批评文集《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和散文随笔集《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等十余种。这次获奖的散文作品《自吕梁而下》，被收入《上河记》，是这部黄河游记的压轴之作。在《自吕梁而下》中，李敬泽书写了漫步吕梁山脉的所思所想，并引出了与之相关的一众历史人物。

获得本届百花奖散文奖，李敬泽在发表获奖感言中提到，从北京来天津的火车上，他在手机上看一篇论文，恰好看到文中引用鲁迅先生对司马迁《史记》的一句评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还说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



《上河记》

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看到此，李敬泽说，自己很感慨，“这正好是我心中对于文章的最高标准。”

李敬泽还说，鲁迅先生用的“肆”这

个字用得真好，“司马迁的心就是天下人间之心。他对人性的广阔和丰富，他对人的命运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人性的高处和低处、人的有限和自由，充满了好奇、赞叹和感叹。所以正是有这样的心，所以司马迁培养出自己不同于一般人的高昂、慷慨、沉痛的情怀。”

向着星辰一般的司马迁走去 就是写作的意义所在

李敬泽的文学写作多集中于文学评论、散文、非虚构。不少人建议他写小说。对此，李敬泽说，“我很真诚地回答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写作标准不是小说，我的标准是司马迁那样的写作。如果万一我能写成司马迁那个境界，我还写什么小说呀。”

李敬泽还提到，自己曾担任过多年的文学杂志编辑，“那个时候我除了必须要写出点什么的焦虑。当时除了编辑工作之外，我主要做了一件事——把《史记》原文抄一段，然后翻成白话文，

再写一段。我把《史记》抄完，心里就有底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写作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写了点东西，我自认写得不好，距离司马迁的《史记》，还差得非常远。虽然我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但是向着星辰一般的司马迁走去，这本身就是幸福，就是写作的意义所在。走着走着，就百花盛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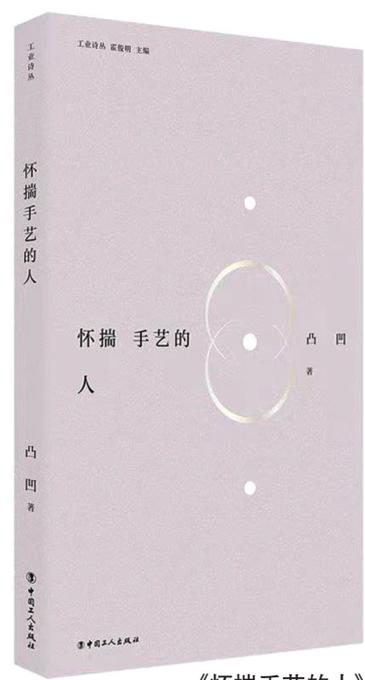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报道

工业何以成诗 凸凹用新诗集致敬“怀揣手艺的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歌尤其如此。作为时代转型的一部分，工业转型必然影响到行业从业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创作者的心态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传统工业到新工业以及后工业，越来越多的新的时代经验迎面来到诗人面前。那么，诗人该如何有效地通过诗歌的形式来回应、处理、转化和提升时代经验，进而传达出新鲜的文学经验？在诗歌评论家、《诗刊》副主编霍俊明看来，这是“每一个诗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和诗学命题”。

2023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工业诗丛”首辑四位诗人的作品(杨克、凸凹、桑子、王二冬)。霍俊明担任该丛书主编并作总序。在题为《时间轴转动当中的新鲜诗意》总序中，霍俊明写道：“每一时代的‘诗意’‘诗性’以及诗风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古典的农耕文化和乡土文明就与当下城市化、速度化、媒介化的现代性景观的‘诗意’迥然不同。我们尤其要注意在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复杂的崭新的时代经验都应该是诗歌以及文学中‘诗意’的重要构成部分。此次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工业诗丛’让我们再次聚焦诗歌与时代的交互，围绕‘工业诗歌’或‘工业叙事’展开相关讨论。”

作为“工业诗丛”首辑之一，成都作家凸凹的《怀揣手艺的人》近日出版上市。这本书也是成都文学院2023年度签约作品。9月13日下午，“时间的斫轮——凸凹诗集《怀揣手艺的人》研讨会”在成都东郊龙泉山下的席殊书院举行。



《怀揣手艺的人》

一个诗人向百工百技诚实致敬之书

《怀揣手艺的人》由《春之辑 逝者的水房子》《夏之辑 他的木头会唱歌》《秋之辑 手感》《冬之辑 29岁的大国工匠》四辑构成。凸凹用朴白、有趣的诗歌语言，为60位中国工匠、技术能手做素描画像。这60位工匠、技术能手，来自航天、航空、电子、机械、汽车、石油、地质、铁道、建筑、通信、材料、路桥、核电、电网、水利、农林、消防、医药、皮革、食品、酿酒、烟草、文物、工艺美术等众

多行业，皆为行业佼佼者。当精美、虚缈的分行艺术，与灵巧、实用的各行手艺产生联系，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嫁接一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美和张力美。《怀揣手艺的人》是全国第一部诗写中国古今工匠的个人专著，作为一名诗人向百工百技诚实致敬之书，这也是手工艺向手工艺的一份问候。

“时间的斫轮——凸凹诗集《怀揣手艺的人》研讨会”由诗人、四川大学向以鲜教授担纲主持。线上线下共50余位诗人、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大家从作品选题、思想、结构、语言、语境、个性等方面出发，并着眼整体与细节展开了见筋见骨的讨论。

向以鲜对在座嘉宾的发言逐一作了点评、归纳与引申，并对凸凹新著《怀揣手艺的人》从“匠与诗”的视阈展开讨论，作出了概括性的艺术评价：“真正的诗人，一定是一个‘怀揣手艺的人’，这手艺，不仅指的是诗的手艺，诗歌语言的手艺，诗歌写作的技艺，也是诗人劈开世间清浊、雕出人性美丑的手艺。一句话，‘怀揣手艺’的诗人，就是一个匠人，一个如杜甫所说终生‘惨澹经营’的‘意匠’。从这些百工大匠身上，我们也能看见作者自己的影像闪烁其间——诗人16岁即进入航天系统，一干就是23年，当过钳工、车工，当过刀量具设计师、工厂规则员、工程师等。这段漫长的工匠切身经历，对于完成这部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背景意义。凸凹笔下的工匠和我们这些未曾亲历者笔下的工匠肯定是迥然不同的，那些隐身于词语之后的工匠，很可能就是他的师长、同事或友人，他们惺惺相惜，同工同情。

60名工匠，有毫耄老者，也有韶华青春。这些工匠所擅长的手艺，虽然大部分和传统工匠有着巨大差别，需要具备极其复杂的科技素养，但在讲究手眼心身的高度专一配合上，仍然和古老的工匠气质息息相通。工匠带给我们璀璨，带给我们准确、精致、震撼和非同寻常的视听、触觉、味觉或幻觉——这也是《怀揣手艺的人》所要带给我们的诗歌奇观！每一个诗人的内心，都应该住着一个伟大的工匠。”

这是“对诗创手艺的一项微小实验”

在研讨会现场，凸凹深情朗诵了他写给已过世多年的父亲(生前为高级农艺师)的诗《刻骨记》。航天专家张双福的女儿张红京动情朗诵了凸凹为他父亲的献诗《作为客家人》。在现场参加研讨的诗人李龙炳说，凸凹以精湛的修辞技艺，举重若轻地讲述各行各业手艺人的故事，虚与实水乳交融，既传统又现代，将工匠精神上升到诗意想象与现实美学的高度。“凸凹为手艺人立传，诗人有幸，手艺人有福。”

在介绍《怀揣手艺的人》的写作及出版情况时，凸凹说：“2008年，我把我的收入有146首诗的集子，命名为《手艺坊》。基于对工匠的认识，习诗至今，从1987年夏到2022年夏，35年间，我为142名中国工匠写有诗歌，《怀揣手艺的人》收入的60件作品，正是我的‘工匠诗’精选集。这是我在这本新书中尝试的对诗创手艺的一项微小实验，一种小追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凸凹供图